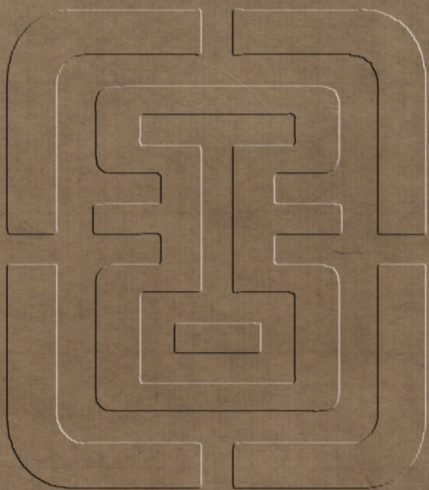




335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七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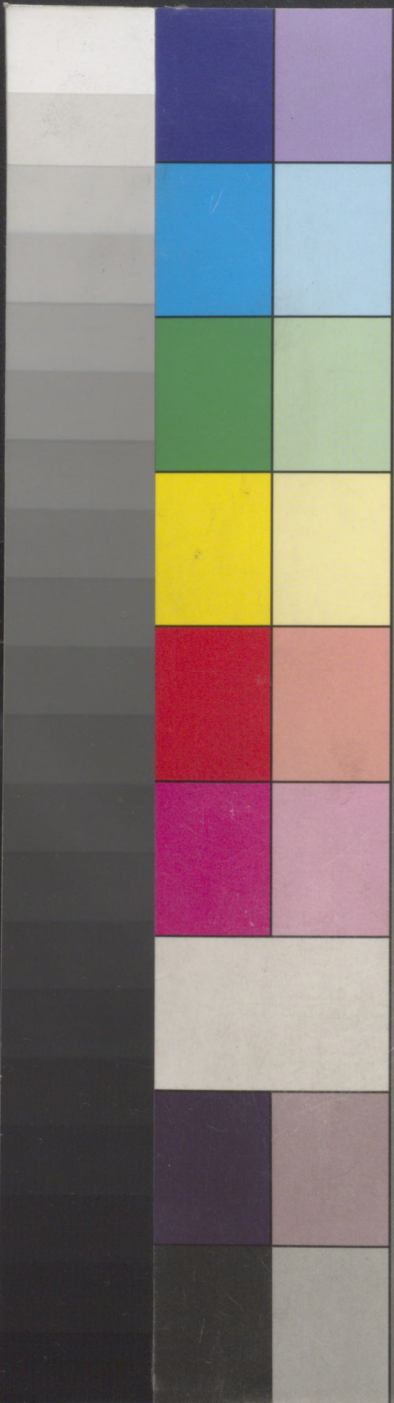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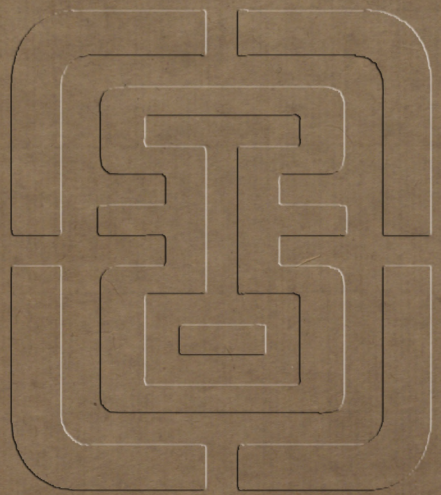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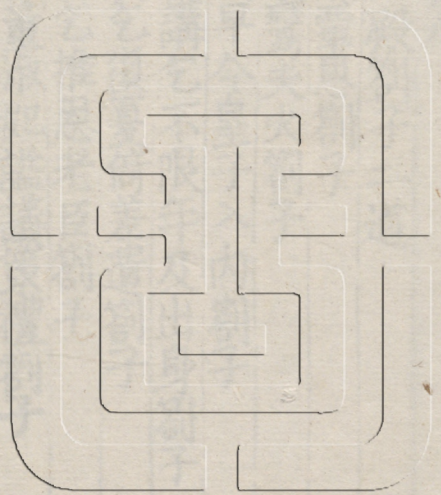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溫國丈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章奏九

上殿劄子二道

論覃恩劄子

儀鸞失火劄子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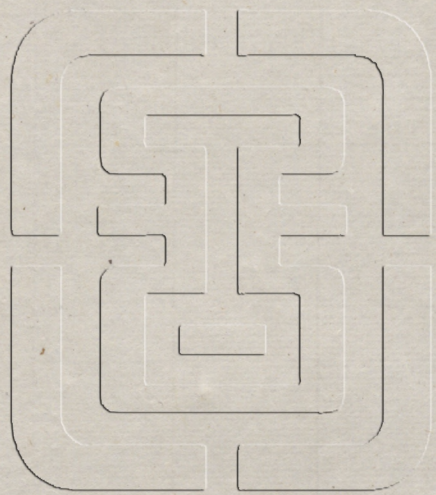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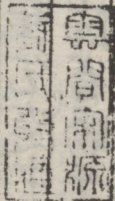
奏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論寺額劄子

賈尹劄子



王達劄子

論救劄子

壽星觀劄子

再論王達劄子

趙滋劄子

陳烈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方一有大水大旱飢饉相仍戎狄侵邊盜賊群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才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

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為非陛下散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

基業爲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陛下下舉而兩有
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
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
恩寵殊異而以榮爲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
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
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
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
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
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
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且不敢不來則陛下面加敷
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
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

陛下即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
益堅行之不倦故也取進止

論覃恩劄子

臣光等伏觀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
于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
竊見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闕之禮文
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
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尚有
希覬流言云云動搖中外況今庶官濫益經費窘竭
豈可復踵往歲之失以增今由之弊伏望朝廷豫先
明降指揮言今歲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
中外咸知以絕徼幸者之望取進止

論儀鸞失火劄子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內失火煙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聞聖恩欲寬貸失火之人竊以宮省之內火禁不可不嚴嚮使救之稍緩為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員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慢取進止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一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切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美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

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當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取進止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

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入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于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取進止

奏乞復舊差遣劄子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准經略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不為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耕及見管勾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略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沒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既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罪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尚合入知縣資敘比於衆人獨為困躓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臣知徇公獲罪終不能

久為身累有所勸慕取進止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
任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
一人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闕之典亦曾召前宰
相龐籍陪位臣竊以籍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
渠復歸皇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震驚二廣翼贊
聖謀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
位家居實朝家之碩臣方今之舊俊遇茲盛禮伏望
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
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取進止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
之輟朝掛服群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
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
秩本微病亟之日乃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
臣案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
命者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
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皇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
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
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
外者比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味歸仰聖德也不意
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詘曲妄崇虛飾以隳紊

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降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况禮數既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諡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取進止

論寺額劄子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條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前已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

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蠢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罰罪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

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唱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今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勅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遊惰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賈尹劄子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黼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曷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

廷量其所能授以它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取進止

王達劄子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勅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求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論赦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

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勅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難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則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罪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

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勅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困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編配者並乞赦令逐便庶使恩澤均壹號令明信取進止

壽星觀劄子

臣等前者伏觀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時是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勾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脩自為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

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尙以爲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爲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無豐于昭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爲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

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疾希恩澤乃敢恣爲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止就本觀舊來已脩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剽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取進止

再論王達劄子

十一月十八日
上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達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達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為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趙滋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為人剛慢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

歲捐金帛以解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饗饋慎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疆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翬毀鉗而曹衛名衛難鄆人漚管而魯國喪邑涉佗按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

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很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焉國生事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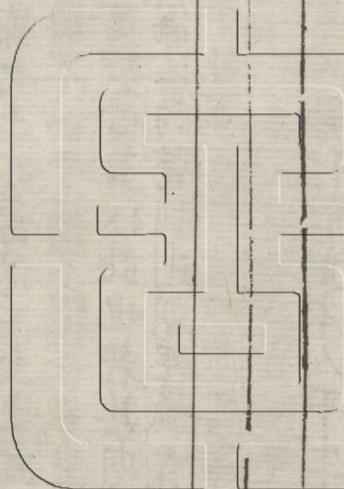
陳烈劄子

臣等伏見朝廷舜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閩閩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點刑獄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污險詐行無纖字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

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舉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

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
進止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二十四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二十五

章奏十

后妃封贈劄子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告哀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遺留物劄子

申堂狀

遺留物第二劄子

上皇帝疏

山陵擇地劄子

后妃封贈劄子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慎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梁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倂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况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莠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倂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素盞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

司馬文二十五

席盞猶以為不可而犯顏力爭况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贈三代

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取進止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蓋愍群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
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
飲饌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七日群臣
不奉天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
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
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
各獲安心取進止

告哀使劄子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
使人尚未進發竊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

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
遭此大喪立當計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
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計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
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太宗無子則取於小
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
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
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
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若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
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
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關伺之時豈可更接
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人晝
夜兼數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

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爲便
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四月十三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
殿下群生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毀
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
念宗廟社稷之重爲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
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
不居若藥石未効則殿下方且總覽萬機未暇自安
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慎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
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
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

謹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
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
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踈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
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踈讒佞者
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
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監賞怒則妄
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
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治而已
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
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
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
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

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十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

足言而賞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為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自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汚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誇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

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
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
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
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
踈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
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
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
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
故改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群
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
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
勸矣群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

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
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
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
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
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
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
從之臣以諫爭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
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遺留物劄子

臣伏觀聖恩頒賜群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
得已近千緡况名位漸高必需資愈厚舉朝之內所
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

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群臣何心以當厚賜况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况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况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群臣

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取進止闕橫中齡蘇豐劉旒行

申堂狀

右光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奏聞以群臣受大行皇帝遺留物過多乞許令進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蓋主上謙讓未欲開允伏望叅政侍郎叅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獻以濟今日用度之急抑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不勝幸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遺留物第二劄子

臣於今日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之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來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請密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論舊例而已況所賜群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群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群臣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

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载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己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雖隨以供賦歛而浩浩入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怨近者怨遠者怒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斂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其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取進止

上皇帝疏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弃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群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告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

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網紀不立萬事墮頓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群情二十七日而釋服

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已之親皆降一等蓋以持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端聖御名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

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惴惴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

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比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已由葬恭贏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然則雖云十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

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曷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缺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峙素皆有備今改卜它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埶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拍揮按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

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二十五

溫國文正文集第二十六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乞今皇子伴讀提舉左友劄子

祔廟議

上兩宮疏

夏國入弔劄子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醫官劄子

西路早劄子九月十三日上尋

趙滋劄子

福寧殿前屋女劄子昨上尋撤去

遣奠劄子

後殿起居劄子

皇地祇劄子

虞祭劄子

論御藥寄資劄子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尙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各位寢崇歲久則權勢大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爲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墮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爲不便

今茲踐阼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聞尙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別授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自來內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尙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

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母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聳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

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附廟議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盡則毀之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附廟遷征西府君惠帝附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

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則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附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附廟又遷宣皇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附廟之日億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

上兩宮疏

月日具官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

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受，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它，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恭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明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業，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忝忝哀以執喪，共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

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雖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主意，苟有釁隙，則因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如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數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安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

効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
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
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
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
法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
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鳥
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為安若兩宮歡欣於上則天地
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况群
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
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為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

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夏國入弔劄子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
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
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鄰國曾不安意謂未
能視朝所以大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
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後之驕慢况即日陛
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教步之地使之誓首拜
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
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蜂蟻之衆心服氣沮
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取
進止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名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大濫况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又併增數百入仕之人歸來減省奏蔭悉為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

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上

上殿劄子二道

臣聞臯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眾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群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

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持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且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道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貢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阼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巽端拱淵默群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邑羣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機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群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群生不勝幸甚取進止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也以妖妄惑人於江淮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殺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扞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

會雷同比周共為誣罔不顧聖體但為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藏府無疾然而旁側眾人竊觀形證豈得為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益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巨患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群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日之間全無應效則任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路旱劄子

九月十三日
上尋
西路轉運司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虞所得尤薄而官司

或務為聚斂民有許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
怨讟已有流移就食它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
陵百姓最為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
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
抑塞旱狀不為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
所赴許取進止

趙滋劄子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復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
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
誠無足采然竊聞邇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
彭思永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
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窺伺得失

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惡
是朝廷激之使交鬪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
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為難矣伏望朝廷念河
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為皆夸誕不實授滋別
路一閑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
無他慮亦滋一身之福也取進止

福寧殿前屏女劄子

明二十
昇徽去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葦以來每日
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
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群臣見者無不駭
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慢威神莫甚於此殆
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

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典禮如此類者悉宜刪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遣奠劄子

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之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

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躡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從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

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喻旬月不得瞻望黼辰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寔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取進止

皇地祇劄子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圓止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為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絜食失尊卑之敘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

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禮意取進止

虞祭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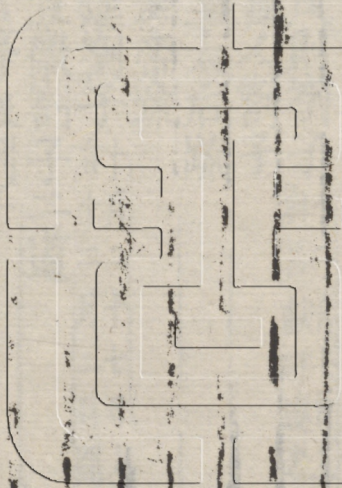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群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群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

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辟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彊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章奏十二

醫官第二劄子

張茂則劄子十一月七日

放宮人劄子與呂獻可達名

上皇太后疏

上皇帝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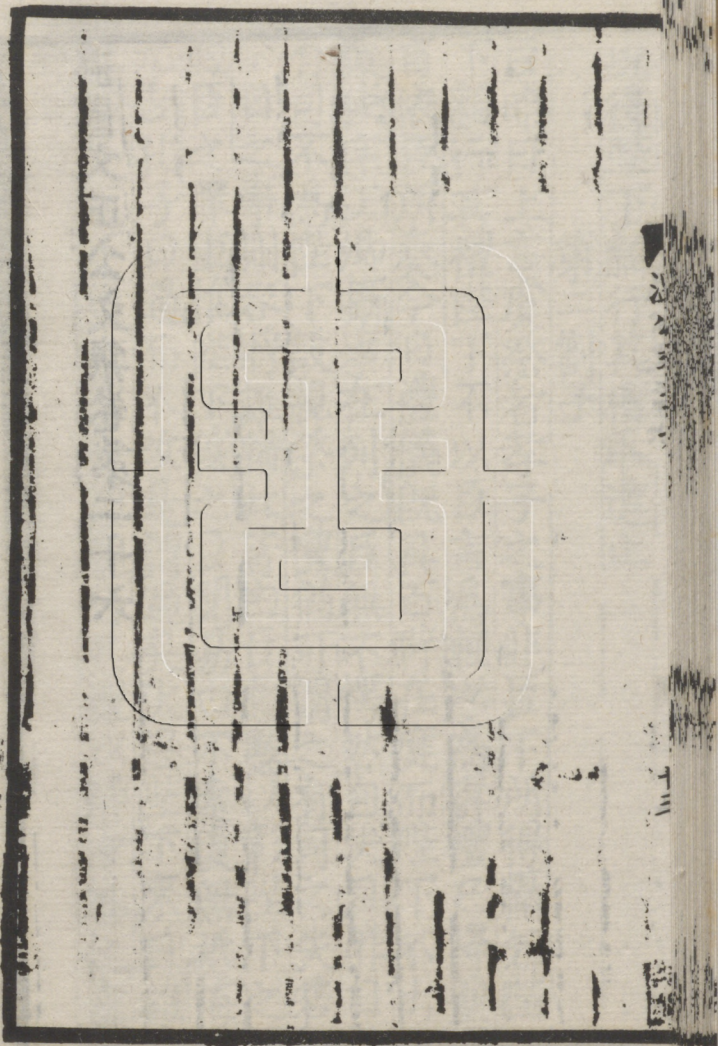
講筵劄子十一月二十七日

程宣徽劄子二道上開講

後宮等級劄子

配天議

乞延訪群臣劄子



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敢復言今觀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諛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夫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使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

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亦聞擢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能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膏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繫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

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為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柰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衛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張茂則劄子

十一月七日
與呂獻可連名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

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阼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隨壞人人相効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取進止

放宮人劄子

臣伏見前代帝王外殿之後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

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罷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
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
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雜奩放遣
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
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十一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
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
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
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
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
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

之子焯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
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
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臣
光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
皇帝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
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
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
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
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群心憂駭不寒而栗方今
仁宗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
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

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持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真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

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躬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况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十一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為群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機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

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己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齟齬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况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蓋渥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人有言曰禦寒

莫如重裘引誘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
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御皇太后閭克己
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
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
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
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寤
驩悅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
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
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穫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
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
臣昧死再拜上疏

講筵劄子

十月二十七日
上旨十一月二日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
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
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
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群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
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
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
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
開講筵取進止

程宣徽劄子

臣伏觀今月二十九日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
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

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闕賞不當
功則群臣懈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
猶無名迹爲人所稱况今老病昏懦尤甚在廊廷苟
且偷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
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
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
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群臣非有大功不可
輕授臣不知程戡在廊廷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
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况陛下
踐阼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刑賞以
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
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廊廷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後宮等級劄子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
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祖宗
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
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
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
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
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
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
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
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
若未足之時且虛其負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

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
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
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配天議

右臣等伏准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
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
奉聖旨令臺諫及經筵日僚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
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博訪群臣使
各陳其意臣等愚懵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
至於取捨繫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
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
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

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
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饗而郊真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
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
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
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
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
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
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識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紕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

於春秋况紕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為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凡為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徇目前而已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為便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程宣徽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鄭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眾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略

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廊延白
以衰老畏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群小僚屬軍伍尚
無稟畏况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
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過而
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
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為凡御群臣之道
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
為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
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
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姦者得其志如
此而望疆場安寧四夷賓服臣竊以為難矣所有程
戡新授恩命伏乞早賜追還取進上

乞延訪群臣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
者蓋言人君降心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
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
德曰舜好問而好察迩言其斯以為舜乎竊見祖宗
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
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
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
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
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
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

聖質英春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尽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宜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章奏十二

奉養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永昭陵寺劄子

貢院定奪和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二先劄子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奉養劄子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

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
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漢
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
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
必思報答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
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
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
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
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俟痊愈三也
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
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
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

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
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
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
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
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其身
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
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
上

上殿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
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遵斧
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

善之道臣疑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王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暮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文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寔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

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機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僕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况僕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靈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

如返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為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寔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為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又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知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曩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驚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為幸已大况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疎遠之地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惶惶不安所以有

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懷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曩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漢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漢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無由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與愛至矣而猶不

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况人乎臣又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苟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永昭陵寺啓子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若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

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為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浹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

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幣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群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幸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

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童子莫不欲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廷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闕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外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疎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益進

輿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為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為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眾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位已踰廿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羣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按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麦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飢愁陛下為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曷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忘萬

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
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為民
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
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
歎秦俗之薄惡以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
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辱
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為如彼數者皆何足
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
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
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

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聞奏刑統
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
表自劾以敷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
行寬政吏有故出大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
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辱尊長者州縣之吏
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從杖罪斷遣少肯
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耻務為身謀遂使頑民益無
顧憚名敷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
寬此悖逆之民以為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
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
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
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官及附表自

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
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
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
正法勘鞫斷遣並畫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以故
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
奏取進止

二先劄子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
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
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暮年於國家大
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
以望於陛下者也曩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

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
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尊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
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
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
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
位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
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
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
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謂之悖德不恭
其親而恭它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
而派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
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

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婦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讎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才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

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味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譏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病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太學子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闈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

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
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使人君之所
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
之廣百官之衆有取具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處
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
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
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
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
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
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
大治百姓蒙福祉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

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
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
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
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
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
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
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懷嘆不過旬月之間徧
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
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度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論議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顛白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機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為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為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

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近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章奏十四

取索劄子

后族乞不推恩劄子

上皇太后疏

兩府遷官劄子

又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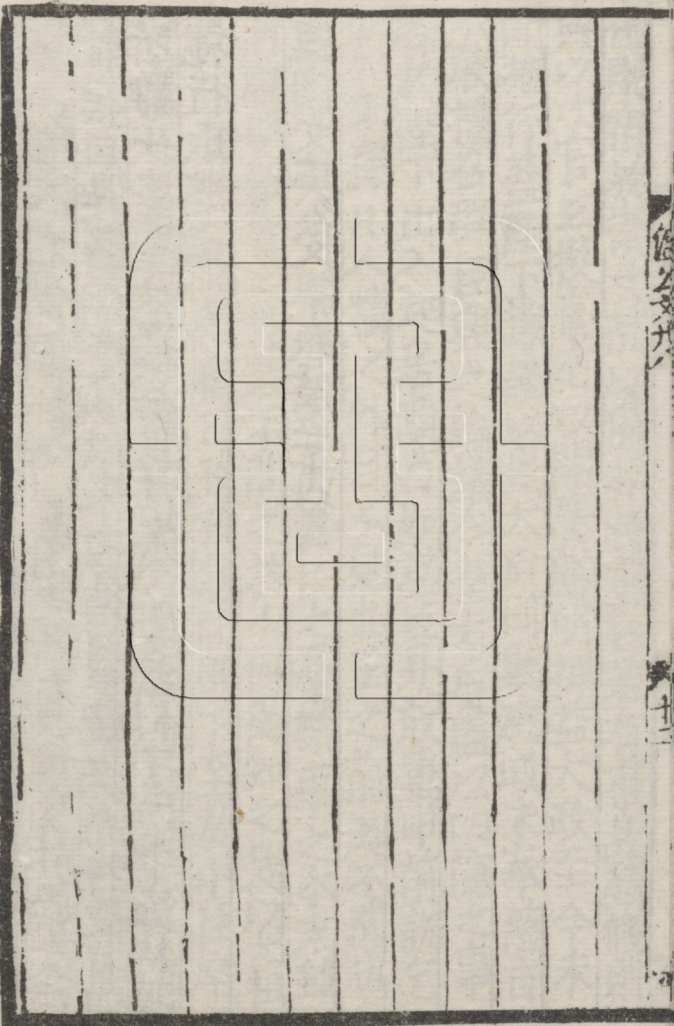
感慈塔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貢院奏繫官親人許鑣應狀

取索劄子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閣



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榜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便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為迂迴萬一使者懶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

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引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取進止

右族乞不推恩劄子

臣竊聞陛下欲加普倫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太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右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應右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右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

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
榮取進止出目作聖意自降

上皇太后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
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
念社稷之重同聽朕政以安群情令聖體復初四方
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
率士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
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
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
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恩意
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者幼者

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
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
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
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
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
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
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
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
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
威怒而無增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
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
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

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
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
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
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
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
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
本非其意之所致焉豈可追數以為罪咎邪皇后自
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
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悅以事
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之心望
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
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

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
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
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
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
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踈客語
言相接不過數句頃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
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
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
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脩
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
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
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

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
間飾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
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
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
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
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
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悵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
失久而不懈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
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潛發慈旨卓然遠
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
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
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

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
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
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敷摧謝然後兩宮
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
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
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
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
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
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
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
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
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

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踈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踈踈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踈踏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天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兩府遷官劄子

臣伏觀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期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為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勦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為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又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

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
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
臣臣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
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
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
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
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群臣之大柄也然品秩
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為人所貴若其易得
則為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
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
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
革斯弊今陛下以績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

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
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
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群臣若抑而不與
則人不自知更生駭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
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它
人之幸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
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為曹佾無功尚加使相况
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
愚以為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為有功也乃
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為報故褒崇元舅以
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它
人則是曹佾隨眾遷官不為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

所慰焉然則陛下虛捐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它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感慈塔劄子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此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賣子以接糶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賠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

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誚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俟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臣每日輪一員直宿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宜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明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渾殺之謂昏下情不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曠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極治則安至亂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

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捨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忠度儒儒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惡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

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願卽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

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監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蕃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群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它人之幸進伏蒙陛下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它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它人自然不敢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

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
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
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猝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
利器所以驅策群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
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
為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
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
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止

貢院奏繫官親人許鑲應狀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官親授班
行人云云右具如前當院檢會貢舉條制若奇才異
行卓然不群者雖工商雜類亦聽取解又進納人自

來皆得鑲應看詳上件繫官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
家有人保任方得充選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
人流品殊勝其中豈無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
以連姻帝族遂罔賊私罪犯之人不得鑲廳應舉求
諸義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為親補轉
班行者如別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它武
臣例鑲廳應奉以廣求賢之路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